

## 文學知識生產的潛在路徑與可能形式 ——基於創意寫作研究的視域<sup>1</sup>

劉衛東<sup>2</sup>

**摘要：**近年來作家進入高校從事文學教育和研究，作家普遍接受高等教育成為重要趨勢，但作家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後參與文學知識生產的方式、路徑和有效機制並未明確。作家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文學經驗與側重理論話語生產的學者存在一定區別，作家一方面很容易將自我身份固化為狹義的純文學作家，而無法適應理論話語主導的文學知識生產機制，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被動地跟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話語而受限於當前的考核機制。建立一種基於創意寫作和以實踐為中心的文學知識生產路徑，尋求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話語生產之外，給予創作者主體以更多的社會化實踐的空間，是從學科和機制層面紓解新世紀作家進高校的生存困境的有效著眼點。如何進一步發掘基於實踐的文學知識生產路徑，形成了文學原創、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研究平行的局面值得思考。以創意寫作學科建設為契機，凸顯作家參與的文學知識生產，構建作者的主體性，將文學創意導向創意城市的文學實踐，是通往不同於話語生產的新的文學知識生產的潛在路徑，有利於走向更為開放的、富有活力的文學知識生產。

**關鍵詞：**文學知識；知識生產；文學制度；創意寫作；文學教育

<sup>1</sup>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創意寫作與當代中國文學生態研究”（課題編號：20BZW174）

<sup>2</sup> 劉衛東，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創意寫作研究中心講師，《中國創意寫作研究》編輯部副主任。研究方向：創意寫作、中外文學關係。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科的建設確立了包括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等二級學科的多個細分目錄。在二級學科目錄框架設定完成後，從教學和研究方向觀察，文學史、文學批評方面的課程佔比較高。在當前學科制度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文學教育課程模組以知識性和理論性的話語生產佔據了主流。文學知識一般默認為話語闡釋為主的文學批評、文學史、文學理論方面的研究內容、研究產出為主。而建基在創作主體的審美經驗、文學情感和創作經驗則很少被作為課程專門講授。文學創作者的審美經驗、文學經驗和創作經驗在當前的文學知識再生產中的重要性顯著低於話語分析、文本分析為主的理論研究。這一問題在新時代作家進入校園從事文學教學、接受高等教育成為趨勢之後變得更加突出。<sup>1</sup> 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作家教學所產生的一系列觀念、經驗總結很少被視為是一種文學知識生產，作家進入文學教育領域後並沒有能夠與現有文學制度中的其他知識生產主體產生深度聯結，無法進行深度的知識生產分工和協作；第二，作家立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後，在現有的考核制度下需要跟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家為主體開展文學知識生產，作家轉向理論話語的現象雖然並不鮮見，但卻脫離了作家最擅長的創作實踐領域，被動地進入不同的文學生產方向，無法發揮自己的優勢，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處境舉步維艱；第三，在新世紀文學產業化不斷成熟的情況下，文學生產和優秀文化遺產的轉化都需要文學教育能夠培養原創型的人才，2009年前後作為文學教育改革的路徑之一的創意寫作學科在中國的引介、落地，其目的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目前已有學者從創意寫作的學科視野提出看待“學術/創作”之間良性互動關係要注意的具體策略<sup>2</sup>，

<sup>1</sup> 葉祝弟：《新世紀文學生產機制批判——關於“作家學院化生存”的思考》，《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第183頁。

<sup>2</sup> 房偉：《論“學者型作家”與“作家型學者”》，《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24頁。

或強調從創意寫作學科立場設計導向創作方法、創作意識的文學史等方面的課程，但深層的參與機制所涉及的多方面生成和作用理路尚不明確。目前學界對創意寫作作為一門學科的認識尚有不足，對作家如何參與到廣義的文化產業、創意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生活領域的新的潛在文學知識生產路徑認識還不夠。

如果將中國的語言文學系與英語國家的英語文學系相比較，在總體的學科建構方面，明顯的區別之一就在於英語國家確立的以文學實踐為核心的創意寫作學科獨立的學科身份。這種身份在本科、研究生層面兼有。創意寫作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於19世紀末期的美國，以哈佛大學開設的英語寫作（English Composition）為早期標誌，其早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在於它對語文學的反對，並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努力恢復文學和教育的價值<sup>1</sup>，在20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被迅速接受，1936年愛荷華大學設立第一個創意寫作藝術碩士學位（MFA）是其學科奠基的重要標誌，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學科發展史。創意寫作學科建設的目的之一，就在於彌合文學實踐、文學理論之間的割裂問題。<sup>2</sup>在英語國家，隨着20世紀初期作家不斷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開展詩歌、小說寫作等文學教育，在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創意寫作學科為核心平台的支持作家創作、基於實踐的文學研究的教學和研究系統，解決了作家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從事文學教育的制度問題。以愛荷華大學、東安格利亞大學等院校為代表的創意寫作學科建設，使得作家可以從自己的文學經驗、實踐技藝出發參與到高等教育體系的文學知識生產，並進一步借助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文化實踐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這構成了創意寫作研究（Creative Writing Studies）的基本視域。<sup>3</sup>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高等教育體系內的雖然出現了諸多

<sup>1</sup>David Gershom Myers. *The Elephants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6.

<sup>2</sup>David Gershom Myers. *The Elephants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5.

<sup>3</sup>劉衛東：《創意寫作基本理論問題》，第167—170頁。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知名院校的知名作家群，但相應的文學創作課程、以文學實踐為核心的文學教育方向探索並沒有太多深入。面對文學教育領域課程結構、參與主體、文學知識生產構成的割裂，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如何尊重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的文學生產機制的變化，啟動作家教學並呈現文學知識生產中的作家參與主體性，使之成為與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話語生產模式平行的、相對獨立的一種知識生產主體，促進文學原創、文化服務、文化生產協同發展的生態值得進一步思考。學界從 2009 年以來不斷引介的創意寫作學科可以為當前文學教育改革提供可借鑒的路徑，它作為一種以實踐為中心的活動（Creative Writing as a Practice-Led Activity）<sup>1</sup>，可以作為重塑當前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之間關係的一個可行方向。

### 一、立足創意寫作凸顯文學知識生產的新主體

明確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路徑的首要問題是凸顯其作為知識生產主體的新角度、新方法、新的參與機會。目前，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文學教育，文學知識生產的主體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等。對文本的理論闡釋、話語分析和形式批評等，是這類文學知識生產的主流。某種程度上這類生產是一種理論再生產、話語再生產。這類文學知識生產的生成有其特定背景和淵源，但是，在這種文學知識生產的秩序中，文學活動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作家的主體性被削弱和限制，他們的創作很少被視為文學知識生產的一部分。作家作為文學生產的主體，卻在當前文學知識生產機制中的結構性缺席，這導致建基於創作者自身的個體的、情感的和審美意識無法進一步流通、轉化為更具有鮮活性的、融匯在地化經驗的新知識、新概念。創意寫作學學科的建設在理論層面的追求之一就在於提升這一文學生產主體中作者的主體性，

<sup>1</sup>Graeme Harper, Jeri Kroll: "Creative writing in the university",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Practice, Research and Pedagogy*. pp.1-9.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8).

重塑由原創者、理論家和批評家共同參與的文學生態。

首先，從當前高等教育領域文學教育的課程結構來看，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佔據了核心地位，文學原創類的課程教學人員較少，開設的課程數量也不多。當然，所謂的“作家教學”並不是說所有課程必須由作家來講授，批評家和理論家也可以參與到創意寫作教學中去，祇是課程的講授內容重心有了變化，從知識性、理論性的內容轉向了基於創作實踐、創作反思和創作研討等方面的多層次教學。創意寫作學科的設立強調熟悉創作規律、具有豐富創作經驗的作家教學。這種“作家教學”的典型模式就是推行作家工坊，注重的是基於實踐經驗、手稿批評（Craft Criticism）等。在以實踐為中心的文學教育課堂中，作家可以更好地體現自身的主體性。隨着作家教學在本科、碩士研究研究生層面的有效性不斷地被驗證，這類獨特的文學知識生產參與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合法性和認同。在這個過程中，作家通過教學獲得一種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思考的機會，通過教學轉化和思考既有創作經驗，並可以立足經驗進行一種新的學術話語創造。

其次，立足創意寫作凸顯文學知識生產新主體的關鍵之一還在於，需要借助作家教學不斷嘗試文學教育的新方法，融入更多的文本創作思維訓練、寫作技藝層面的訓練，使得文學教育的重心從基於文本話語的理論研究轉向一種文本再創作、再生產的實踐靠近。<sup>1</sup>如果說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是在運用文學話語進行獨特的文學知識生產，那麼創作者則是立足於文學經驗、技藝進行一種感性的、情感的的文學知識再生產。這種文學知識生產相對於理論性的話語具有更多的“內隱性”個人化色彩，但它並不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而是繼續立足於實踐經驗進行分析、歸納和概念化，以文學話題、研究話題的形式導入理論家、批評家的視域，使得文學知識生產的多方面主體能夠在文學的再生產層面實現交互。

<sup>1</sup> 葛紅兵：《從讀-解關係走向讀-寫關係的當代文本——創意寫作學視域下的文本研究》，《當代文壇》2021年第4期，第117—124頁。

總體來看，中國語言文學系從事文學知識生產的主體主要是批評家、文學史家或文藝理論家。從當前中國語言文學系的知識生產參與主體、知識產出結構來看，作家的存在似乎被忽略了。另外，由於缺乏創意寫作學科史的視野，對創意寫作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理念的消化還缺少足夠的時間，很多情況下將學科內涵簡化為“作家教學”“寫作教學”“寫作技巧教學”，而忽略了在此基礎上立足於概念轉化生成新的文學知識、文學理論的探索。構建創意寫作學科以在制度層面明確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的身份，以及發掘文學知識生產的路徑尚需進一步探討。

## 二、通過引入新範式發掘文學知識生產新的主體

作為文學生產的主體之一，作家或作者的缺席使得當前文學知識生產存在明顯的盲域。文本的生產者、創造者在文學知識生產中的缺位，其影響也不僅僅是局部的，而是在文學生產的主體性構成、彼此相互交流和回饋機制生成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影響。如何在參與主體層面優化以創作實踐為重心的主體、以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為重心的研究主體之間的相互影響、交流對話是比作家進高校、作家參與文學教育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這意味着，進一步確立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新路徑的合理性、合法性需要再研究範式層面進行新的思考。當然，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理論熱”“方法熱”以及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的興起，都使得文學知識生產呈現出相當的豐富性、多樣化。但基於作家審美經驗、文學經驗和創作經驗的文學知識生產一直缺少認同和發展空間。如何在促進這類文學知識生產發展的用時，避免基於實踐的研究與作家經驗的再闡釋變成“個人文學觀念、文學觀點的試驗場”<sup>1</sup>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畢竟作家的經驗、技藝往概念化、知識化層面轉化，其中經常遇到許多不可靠的、隨意的陳述，而很

<sup>1</sup> 邢建昌：《反思與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社會科學論壇》2018年第06期，第42頁。

多時候“作家在關於他們實踐的自我報告中的錯誤是出了名的”<sup>1</sup>，這些都是國內國外創意寫作研究經常遇到的問題。

首先，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作家進入高校之後所感受到的巨大的考核壓力之所以無法消除，除了表面上有他們不得不參與到自己並不算熟悉的學術方向進行研究的原因。另一層重要的問題則在於現有的文學課程的結構沒有給他們太多空間，以實踐為中心的（Practice-Led）的研究範式<sup>2</sup>還沒有被接受。以實踐為中心的研究涉及兩個方面問題，第一是較為大膽而激進的觀點，將文學實踐本身視為一種獨特的研究。第二是相對保守但具有建構色彩的觀點，認為要從創作過程、創作經驗出發，避免直接的理論話語闡釋，而應該從類似於社會學研究的紮根理論層面出發，立足於文學經驗來不斷提煉概念，尋求將創作者經驗不斷概念化、知識化的有效方法。後者涉及的實踐為中心的研究範式，注重的是從實際的創作經驗出發，並尋求進一步將經驗概念化、系統化地加以表達，目前看來更容易被學界接受。<sup>3</sup>在國內，除了藝術教育領域對這一概念有所論述，目前文學研究人員對此接受尚比較少。作家如何做研究？作家做何種形式的研究？這關係到作家的發展方向，也關係到能夠真正明確自身的主體性。但以實踐為重心的研究範式本身還處於發展階段，沒有被普遍接受，作家賴以生存的創作經驗、文學技藝、審美經驗、感知能

<sup>1</sup> 史蒂芬妮·範德斯利：《走向統一領域：傳說和全球背景的複雜性》，第10頁，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sup>2</sup> Graeme Harper "Creative writing research." *A Companion to Creative Writing*, p.278. Wiley-Blackwell; 1st edition (2013).

<sup>3</sup> 該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多個層面，包括基於實踐的研究、導向研究的實踐以及實踐作為研究。英語國家創意寫作研究人員從2006年前後開始集中討論該方面話題，相關的主要學者包括格雷姆·哈珀、赫澤爾·史密斯、珍妮·韋伯、傑里·克羅爾等人。筆者與格雷姆·哈珀、珍妮·韋伯等均進行了相關交流。其中格雷姆·哈珀在該方面的理論思考較為深入，珍妮·韋伯則在致力於以實踐為中心的研究方法論，赫澤爾·史密斯則主要探討幾種不同形式之間的聯繫、區別。該話題涉及的詳細問題限於篇幅另外論述，相關文獻可參看：Green, Lelia. "Creative writing as practice-led research."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2-3 (2006): 175-188, Smith, Hazel, ed. *Practice-led research, research-led practice in the creative art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Harper, Graeme. "Creative writing: words as practice-led research." *Journal of Visual Art Practice* 7.2 (2008): 161-171.

力就無法真正地被文學知識生產的機制和制度所容納。這就導致作家在進入高校後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知識生產主體，而更多地是依賴自身的文學才華、文學靈感被動地跟隨現有的學術話語，很難作出真正的貢獻。

其次，發掘和構建基於作者的、實踐的、創作技藝的新文學知識生產主體性，它在學理上意味着需要明確一種基於創作實踐的或創意本位的文學觀念。如果不能在借鑒英語國家創意寫作學科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一種不同於傳統考核方法的話，不能引入基於作家創作實踐的新的文學研究路徑，僅僅靠自上而下地調整考核指標、考核方式，往往很難實質性地推進學科建設。目前國內學者葛紅兵提出的創意本位的文學批評，<sup>1</sup>在理念是與英語國家創意寫作領域的實踐為重心的研究路徑較為接近。創意本位的文學研究，側重的是將文學創作乃至更廣義的文藝創作視為一種創造性實踐，而不再是單純的理論實踐或批評話語實踐，這是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在文學知識生產的觀念層面明確創意本位的價值和內涵，是高等教育體系中作家以自身擅長的方式參與到文學知識生產機制、凸顯自身主體性無法跳過的問題。而如何以自身擅長的方式參與文學知識生產，關鍵就在於它是一種從創作經驗、創作觀念再到創作理論的銜接和轉換，而不僅僅是基於理論話語對已經完成的作品、創作過程進行解讀。作家從自己的創作出發，由創作行為、創作心理和創作技藝的實踐為基礎來進行概念構建，這既是作家批判性思考、思想性深化的過程，也是新的文學知識生產主體性構建的過程。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國內外對以實踐為中心的文學研究方法、路徑的勘察都仍待深入。以實踐為中心的文學研究範式，強調基於創作的文學知識生產首要的是明確一種從創作者自身經驗、技藝等實踐出發，將之進行概念化、或將之視為一種不同於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獨特知識形態。中國創意寫作

<sup>1</sup> 葛紅兵：《創意本位的文科及其可能性》，《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期，第14頁。

學科建設能夠在這個路徑僅需深入，決定了它接下來能夠得到新的學科認同、學科地位。

### 三、基於文學實踐，貫通文學知識生產、文學生態與創意城市

如果說借助創意寫作學科增設創作類課程，立足作家教學凸顯作家的主體性是發掘新的文學知識生產路徑的第一步，明確實踐為中心的創意寫作教學和研究是在範式層面需要探索的第二步，那麼尋求創意寫作與更高層面的文學生態塑造、創意城市的文化參與則是更具挑戰性的第三步。僅僅從學理層面明確作家作為文學知識生產參與的主體性，或者祇是在研究範式層面賦予作家獨特經驗的合法性還是不夠的，這樣的創意寫作學科視野也並不完整。以英語國家創意寫作學科發展為例，先後經歷了早期的自我表達、側重文學專業教育的文學表達、二戰後的社會表達、產業表達和數字表達，從早期的文學寫作到最近的創意城市層面的文化參與呈現了學科實踐路徑的多樣化和系統性。

首先，新的文學知識生產路徑的發掘不能僅僅祇觀察文學教育內部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走出文學課堂、走出校園，在更廣闊範圍內思考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的方式、可能形式。文學教育和文學知識生產中，創作者的身份、經驗不被重視，除了文學知識生產制度結構層面的原因之外，還需要考慮創意寫作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它與文化產業、文學生態和創意城市的關係。以文學話語生產為主導的文學研究，有其自身獨特的生成背景、淵源和方法，但是如果僅有一種方法、一種標準，那麼我們對文學的認識、理解角度顯然是有盲區的。這既是經驗層面的事實，也是學科現狀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以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本科層面的文學教育為例，文學史、文學批評的教材和考察仍舊是知識性的居多，理論分析、形式鑒賞等仍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着文化產業發展，文學傳播多樣化，基於新媒體的文學課、文學作

品講述，都有了新的變化，新的基於新媒體技術平台的文學知識傳播、IP 化生產模式都表明文學知識生產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作家參與的形式和方法也有了更多可能，而現代文學知識生產的重要的結構性缺失就在於此，它需要更多的基於實踐的文學教育、人才培养，即“培養有現代思想和審美能力的欣賞者和創造者。”<sup>1</sup>

其次，隨着文化產業的發展，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的方法和途徑不斷增加，其身份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最常見的就是跨界寫作與參與層面不再限定與狹義的“純文學寫作”。創意寫作學科百餘年的發展歷程中，除了早期奠定的專業性較強的作家培養之外，在後來的發展中還有基於新媒體寫作的數位化作者、影視劇本作者、視覺詩歌寫作作者等不同的創作者培養。由於作家的培養類型有多種，發展方向有多種，這使得作家不再單純地按照資源分配和制度規定考核發展。文學原創、文化服務和創意城市建設都可以發揮作家參與。作家多樣化發展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近年來文化產業的發展使得作家可以更多地參與到不同環節、生產協作中去，而不僅僅祇有狹義的“作家”的單一身份，而是從作家轉換為“創意作者”，即能夠掌握多種寫作形式、具備多種寫作文體的創作能力，可以靈活地運用寫作參與到文化創意產業、城市文化服務的環節中去。<sup>2</sup> 因此，如果作家參與文學知識生產的主體性僅僅體現在文學課堂、文學創作兩個層面還是不夠的。創意寫作本身作為一種文學實踐模式，它具有明顯的社會性，還需要在文學課堂、校園之外尋找自身的可能形式。第六屆中國創意寫作大會主題方向設定在創意寫作的社會化實踐，其用意也正在於此。

總體上，創意寫作作為一門學科，有明確的一套寫作訓練方法、研究理念以及實踐路徑，它所包含的不僅僅是一門寫作課、一種寫作技巧訓練的工

<sup>1</sup> 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觀念和知識譜系》，第 216 頁，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sup>2</sup> 劉衛東：《成為創意作家：數字時代的創意寫作教育》，《文學報》2019 年 12 月 26 日，第 20 版。

坊課，它還包括了一系列的與文化產業、創意城市建設密切相關的參與方式、實踐模式，其邏輯在於從基於實踐的文學體驗、文學創造，走向更為廣闊的文學生活和文化服務。這就使得創意寫作能夠以獨特的知識生產途徑參與到現代社會的生產和流通的大循環中去。

#### 四、結語

中國創意寫作學科的建設始於2009年，<sup>1</sup>雖然目前中國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仍舊存在不少問題，其基本理論問題、實踐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是，創意寫作學科已經初步通過作家教學、工坊制度、基於實踐的研究、創意閱讀、社會化實踐等方面的探索，成為“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sup>2</sup>已經與現有的文學教學高度銜接，創意寫作專業開設各類散文寫作、詩歌寫作方向課程，<sup>3</sup>部分院校的文學史方面的課程也不斷採取創意寫作的理念來設計教學內容，呈現出了它作為新的文學知識生產路徑的潛力。創意寫作學科的建設並不是為了取代既有的文學批評、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研究。而“現代學科體制中‘文學的失語’，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勢所必至，理由固然，倒不完全出於學人的偏見和盲目。”<sup>4</sup>創意寫作學科更重要的作用在於與既有文學教育框架中的文學知識生產行程互動、對話，它不可能也無法取代這些學科，而更多地是在文學知識生產機制的層面重塑作家的主體性，賦予作家更多的符合自身發展的規律的研究性知識生產的參與空間。而要實現這些層面的改變，僅僅從單一的課程、某一層面的考核標準著眼是遠遠不夠的。這就是創意寫作學界同仁在引介這一學科時的初衷之

<sup>1</sup> 葛紅兵，許道軍：《中國創意寫作學學科建構論綱》，《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6期，第66—70頁。

<sup>2</sup> 張永祿：《創意寫作：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上）》，《寫作》2013年Z3期，第4頁。

<sup>3</sup> 陶磊：《復旦中文系創意寫作專業的散文創作與教學傳統》，《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第：48—53頁。

<sup>4</sup> 季劍青：《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第3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一，希望能夠打開文學教育的視野，認識到創意寫作不僅僅是一門課程，而是“要求創意寫作許可加強創意寫作與文化產業、事業的聯結，推廣創意寫作的社會化”。<sup>1</sup>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隨着 2009 年以來，創意寫作被作為中國文學教育改革的重要路徑和方向不斷推進。<sup>2</sup> 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和教學研究不斷深入，中國的高等教育領域已經有超過兩百家院校開設創意寫作課程，有超過三十家院校招收該方面的碩士研究生，以及包括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在內的招收 MFA，以及包括上海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在內招收創意寫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這些院校的創意寫作學科建設和課程設立背後，是採取新的注重發揮創作者主體、實踐為中心的文學教育理念。無論是採取大膽的方式直接設立創意寫作學科，還是採取相對保守的做法將創意寫作作為一門課程嵌入現當代文學方面，都表明它自身的存在價值。學科的奠基和建設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是從宏觀層面觀察，作為當代文學教育改革的路徑和作為文學知識生產的一種潛在形式，它正是學界所思考的彌合文學實踐、文學理論漸行漸遠這一現狀的有效取徑。創意寫作固然也不是萬能的，“從概念到精神，創意寫作如何介入文學生態與文化發展”<sup>3</sup>，也需要進一步思考，它的學科建設同樣需要結合中國語言文學教育的現狀、文學知識生產的實際情況進行。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所致力於呈現的創作者的主體性，則正是當前文學知識生產制度中結構性缺失的一種力量。這種主體的結構性缺失，在作家進高校工作、作家在高校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等因素下，正在被不斷被重新審視。

<sup>1</sup> 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大會宣言》，2016 年 4 月 6 日，<https://cyxz.shu.edu.cn/info/1098/1666.htm>。

<sup>2</sup> 葛紅兵，高爾雅，郭彩俠：《高校中文教育改革與“創意寫作”學科建構》，《當代作家評論》2014 年第 5 期，第 180—186 頁。

<sup>3</sup> 文學報：《從概念到精神，創意寫作如何介入文學生態與文化發展？》，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413863](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413863)。